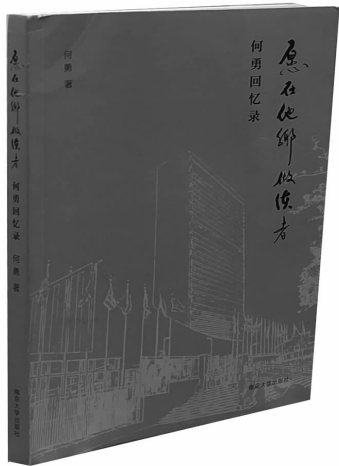


请听一个南京人的乡愁

因为时代的潮汐,也因为自身的坚忍不拔,最终并没有被时代的局限所裹挟,而是步步为营,不言放弃,成就了一段传奇



《愿在他乡做使者》
何勇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8月

初看书名,“何勇回忆录”,很普通常见的书名,原以为是一位老领导的回忆录呢。可仔细一看,哑然失笑,却原来此何勇非彼何勇,他是一位出生在南京,但最终生活在纽约的何勇啊。

如今,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华裔非常多,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互动日益密切,出国留学也几乎成为普通人家的寻常事了。但也曾有一段时期,与海外的民间交流几乎隔绝,家族中的“海外关系”让人讳莫如深。而这个何勇,虽然跟着全家在

1969年下放到苏北农村去了,却没有随波逐流,屈服于命运的设置。大致是因为家庭的影响,也有偶然的机缘,他却坚持自学英语。不好说,有多么高远的志向与先见之明,但这在当年,实在是太不容易的事情了。功不唐捐,苍天有眼。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何勇抓住了机遇,得以到徐州师范学院成为工农兵学员,并在40年前顺利毕业留校任教。这对于当时的大时代而言,应该说,何勇算是一个幸运儿了。

何勇在徐州高校,对现状并不满足,他下功夫要改变自身的环境。在苦苦钻研业务的同时,仍旧在积极地寻求机会。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到上海参加考试,虽然铩羽而归,却并不气馁,更为重要的是,他再次把握住了对于个人而言的历史性机遇,得以申报成功哥伦比亚大学,去就读人类学博士。自此人生道路,彻底改变,愿在他乡做使者,成为可能。到了美国之后的何勇,人地两生,云海苍茫,他在完成学业的同时,还要照顾好自己的家庭,而毕业之后的立足美国社会,更是一场严峻的挑战。但国内人生与教学经历的磨砺,哥大博士头衔的摘取,对中美文化的深入了解,让何勇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对任何选择都能够全身心投入,以积极主动超乎常人的激情来面对,这样的职业素养,使何勇在联合国中文组这样看似很边缘的舞台,却做出了不凡的业绩,居然两次荣获了联合国21世纪奖,这样的被高度肯定,可是需要真功夫的啊。

何勇行走在中美之间,活跃在美国的华人群体,又把中国大陆的诸多文化交流活动引进到联合国这一舞台,诸如他与宋子文后人的来往,与徐志摩后人的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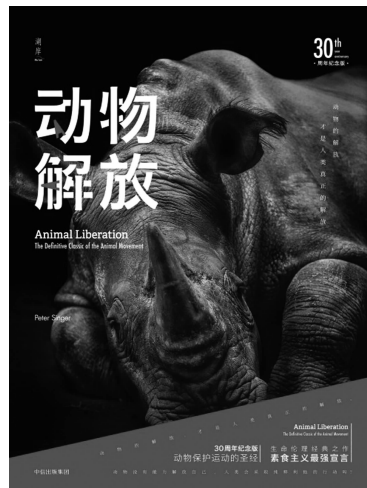
与贝聿铭后人的接触,甚至与翁同龢后人翁万戈的晤谈,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呢。而把中国大陆的莫言、余秋雨、庞中华等人介绍到美国,在联合国举办中文日活动,还让人辅导潘基文学习中国书法,看似寻常小事,但对于这些人更为深入全面地了解中国,却起到了对官方外交拾遗补缺的重大补充作用。

何勇在书中提到的佩斯大学,很偶然的机会,我在这所学校学习过一个月的时间,倍感亲切。何勇在书中还提到的翁万戈先生,如今已经百岁高龄了,我因为撰写《江南彩衣堂》,与他有过两次接触,大有书卷故人的感慨。2009年在纽约,课余时间,几乎是如饥似渴地在纽约的大街小巷行走穿行,中央公园的芳草碧水,布鲁克林大桥夜晚的星空璀璨,哈德逊河上退役航空母舰的庞大身躯,法拉盛华人社区的店招飘扬,帝国大厦上俯瞰眺望这座年轻而神秘大都会的幽深迷离,联合国大厦门口手枪雕塑的意味深长,无不令人流连忘返,印象至深。但当时,毕竟是走马观花,若是早一点读到何勇的《愿在他乡做使者》,对这座超级大都会的了解会更为深入一些吧?

一位在1954年的冬季出生在南京东白菜园的本来叫何冬冬的翩翩少年,因为时代的潮汐,也因为自身的坚忍不拔,最终并没有被时代的局限所裹挟,而是步步为营,不言放弃,成就了一段传奇。如今,中西交流便捷,各种资讯泛滥。何勇先生的书很容易被淹没书海,不为人知,但实际上,这是一本极为真诚坦荡也绝无浮夸虚言而又简洁明晰的人生回顾与总结的好书啊。

雷雨

为动物权益辩护



《动物解放》
[澳]彼得·辛格
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8月

从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西方的哲学传统长期认为:动物有感觉但缺乏理性,在自然等级体系中低人一等,因而是实现人类目的的恰当资源。达尔文的进化学说从科学角度粉碎了生而为人优越感,指出人与动物在认知方面并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近代科学的兴起与新的哲学思想的出现,带动了动物权益保护。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美等国的动物保护运动再掀高潮,并且与民权运动、环境保护等紧密结合,由此催生了影响日隆的认知生态学。

1975年,澳大利亚道德哲学家彼得·辛格出版了《动物解放》,后来成为认知生态学的一部经典著作,也是20世纪动物保护运动的理论指导。辛格在作品里进行了大量有说服力的哲学推导,结合严峻的事实呈现了动物的生存困境。第一他反对动物活体实验,第二他反对工厂化饲养,提倡素食,反对杀生。这两项反对与作者的激进态度,引发长期全球热议。

“实验动物”被有意识地进行饲养,目的是用它们作为“模特”或者研究某些现象的替代之物。人们借助不同的方法改变动物的生物学特征,故意让动物患上各种疾病,或者改变它们的基因,为的是探究基因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动物实验的合理化,甚至借用法律形式对之加以规定,并不能在伦理学上使人们免于对其的争论。但是,鉴于动物实验对科技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医学领域,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为了批准产品和药品可以放弃动物实验。目前所能努力的,是尽量避免对实验动物的虐待、滥用和冷漠的工具化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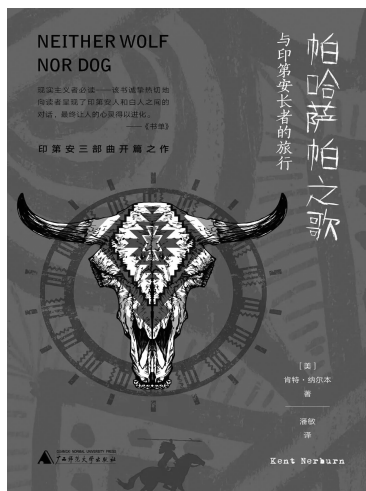
工厂化饲养涉及资本利益,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经济逐利行为。一只肉鸡,从出生到送去屠宰,六个星期内就要长肥,它被关在狭小的笼子里,不见天日,鸡舍只靠人工光照、通风,为了节约成本,一个笼子里往往养了挤挤挨挨很多只鸡,为了避免鸡们互相啄斗,它们的上喙都被摘除了。拘禁不仅剥夺它们的自由,它们短暂的一生永远都处于苦难之中。猪和牛们则往往要遭受阉割、烙印、电昏、母子分离和死亡的命运。辛格倡议,饲养的动物应当享受转身、梳毛、站立、卧倒和伸腿五项基本自由,很多人读完《动物解放》之后都成了动物保护积极分子,面对来自他们的压力,欧盟决定在2012年之前逐步淘汰层架式铁笼养鸡法,这一措施已基本完成。

《动物解放》算不上完善甚至有些问题,一切的未来都由现在铺垫而成,作品的可贵正在于,一旦开始思考动物权益的性质和动物可能会受伤害的方式,我们将不得不重新叩问自己的内心,追问何谓真正的道德。

肖承森

与印第安长者一起旅行

超越过去对美国土著神话的了解和对美国土著的成见,展示了一个少有人关注的美国



《帕哈萨帕之歌》
[美]肯特·纳尔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8月

了解印第安文化,应从《黑麋鹿如是说》说起。该书是1930年美国诗人约翰·内哈特对北印第安奥格拉苏族人黑麋鹿灵视经验的深度访谈。后经黑麋鹿的儿女协助整理,1932年成书出版。

但随着现代文明发展,我们越来越渴望了解印第安文化,了解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帕哈萨帕之歌:与印第安长者的旅行》显然来得正是时候。1996年,本书在美国出版,当年拿下明尼苏达州图书奖,之后一版再版。那么,与《黑麋鹿如是说》相比,本书的魅力在哪里?又何以在美如此风靡呢?

用本书作者纳尔本自己的话来说,

“与《黑麋鹿如是说》不同的是,《帕哈萨帕之歌》让我们超越过去对美国土著神话的了解和对美国土著的成见,展示了一个少有人关注的美国”。

肯特·纳尔本是美国加州大学博士,也是为数不多的专注美国土著文化的作家之一。他不仅参与调查美国原住民的教育问题,还执笔口述历史,致力于明尼苏达州北部的红湖奥吉布瓦保留地项目。除本书之外,还有另外两本关于美国原住民的专著:《走在红色道路上》和《我们选择记住》。

的确,纳尔本以一个白人作家的身份,走进了印第安长者丹的生活,实属不易。通过与丹的旅行交流,不仅使纳尔本了解了以丹为代表的印第安人的精神世界,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还知晓了许多年来印第安人与白人“又爱又恨”的情感纠葛。最终,就像纳尔本在本书序言里所说,“他们不想变成白人,我也不想成为印第安人。我们只是跨越分歧的鸿沟,揽住对方互相拥抱。”这才是纳尔本与丹一起进行“小小旅行”的收获,也是本书的主旨。

本来是丹主动打电话约纳尔本写印第安人的生活。纳尔本驱车数百公里赶到丹面前,丹给了纳尔本一盒“宝物”,是他多年收集的剪报、朋友信件,还有些关于印第安事务讨论的文章,让纳尔本带回家参考。几个月后,纳尔本就完稿了。再见丹时,他正与几个拉科塔印第安老人打牌。还没等纳尔本开口,丹就站起身睡觉去了。丹说这叫印第安时间,也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意思。而纳尔本的现代时间,受“时钟和薪水”约束。

显然,丹对纳尔本“命题作文”的初稿并不满意。这位年近八十的老人干脆说:我来说,你来听!然而,纳尔本听到的却是

他与丹的分歧不仅限于“时间”。丹认为,土地是造物赐给我们的,拥有土地就像拥有祖母,可你们却把土地用来买卖!你们居然还给我们钱!最糟糕的是你们不听我们说话!丹的抱怨不无道理,纳尔本开始喜欢上了这个聪明的印第安长者和他的头脑。

关于印第安人的历史,美国作家查尔斯·曼恩著有《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该书曾获得美国国家科学院凯克奖。书中通过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人口学家的学术论据,明确指出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存在过一个繁荣的印第安帝国。只不过,我们太迷恋人类创造的大航海神话,而忽略了对历史的深入探讨。这个观点与丹的口述不谋而合。

可丹觉得空口无凭,他要带着纳尔本一起走进印第安人心中的圣地,也就是书名里提到的“帕哈萨帕”,拉科塔语黑山的意思。旅行中,自然而然地聊起了对财富、欲望以及家庭关系的理解。有趣的是,印第安人觉得只要父母一方是印第安人,这就是印第安人的孩子。所有印第安人都有责任把这个孩子养大。可见,印第安人视孩子为珍宝。可说尽白人“坏话”的丹的第一任妻子,竟然是个白人姑娘,并为丹生下了两个孩子。由此可见,丹对白人的情感是复杂的,既想推开又想走近。这不仅代表了绝大多数原住民的想法,恐怕也是今天美国人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旅行就像人生,总有结束的时候。可历史不会结束,它在我们的生前身后都会绵延不绝。正如纳尔本所说,“不管我们的祖先来自何方,也不管他们以前是如何沟通交往的,我们的历史和命运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与印第安长者一起旅行,就是一次绝妙的历史践行。